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16
1 Octo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十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9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嗣后：弗姆先生 (副主席) (瑞典)

—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扬科维奇先生 (奥地利)

瓦尔孔伊先生 (匈牙利)

沙米尔先生 (以色列)

巴罗先生 (伯利兹)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0点15分开会。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上的讲话

主席：大会现在听取民主柬埔寨主席的讲话。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在礼宾官的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邀请他向大会讲话。

诺罗敦·西哈努克主席：主席先生，首先，我极为荣幸地向肩负指导这次大会工作重任的政治家致以您受之无愧的敬意，您是一致当选为本次大会主席的。

我们知道你具有的智慧、经验和公正无私的品质。作为孟加拉杰出的儿子，你来自一个忠实于《联合国宪章》，力求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的国家，在这方面贵国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达卡是这种合作的中心之一，也是国际合作的中心之一。回顾你们伟大的国家和我国一直保持着互相信任和友好的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也请允许我向你杰出的前任，海梅·德皮内斯先生阁下表示敬意，他以卓越的智慧和才干指导了第40届会议的工作。

我相信，当我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表示我最衷心 and 热诚的致意时，我表达了我们所有人的感情，他模范地致力于所担任的崇高工作，他的决心和勇气使我们感到由衷的感激和钦佩。他尽一切努力并想尽一切办法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并根据本组织赋予他的崇高使命，一直寻求公正并平等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尽管不时他也受到挫折，他能坚持既定方针，从而忠诚地履行了曾经属于一个弱小然而伟大的国家的国家元首的座右铭：“没有希望也要工作，即使不能成功也要坚持。”

多年来在这个论坛上，我向大会简单介绍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柬埔寨。它是一个人口很少的小国，除了农业没有其他资源，而一大部分农业人口为了保留其

习惯、自由而有时是为了保护其生命不得不流亡。

柬埔寨又称高棉，它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在登峰造极之时所留下来的文献仍然使人类为之赞叹。在十八世纪，我们的邻人安南人又称越南人，通过武力和欺骗手段，获取了被称为下柬埔寨的富饶的东部省份，使之在当时的殖民大国的帮助下变为交趾支那，即今天的南越。

由于明白我们自身存在的相对弱点，并出于结束我们与越南之间的争端的愿望，我们很明智地宣布，我们对法国殖民统治以来的边界划分感到满意，但是这些边界必须是稳定并得到承认的。我们唯一然而合法的愿望是，我们在国内能够安居乐业，把我们的精力全部投入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为我们的同胞谋福利。

这就是1970年以前的和平而勤劳的柬埔寨。

我知道南越和北越的人口加起来相当于柬埔寨人口的十倍，并知道它的军队列居世界第四，因此我尽了一切努力对越南采取谅解、妥协和友谊的政策。虽然从官方角度上说我们是中立的，然而我们对正在与西贡政权作战的越南游击队提供了便利，让他们在边界无人居住的地区屯驻军队，并允许他们通过我们的港口和边界得到武器和攻击。

通过这一我认为是极为宝贵的援助，我得到了我极为珍视的东西。1967年，南越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北方民主共和国政府庄严承认并保证柬埔寨引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在它其现存边界范围内”的独立和主权。

我们高棉人很自然地认为，我们从此就平安无事了。

不幸的是，在与苏联签定了一个实际上是军事和约的条约后，统一的越南于1978圣诞节动员其强大的步兵、坦克和飞机向柬埔寨发动进攻，柬埔寨弱小的军队虽然进行英勇的抵抗，终因敌重我寡而被击败。尽管河内声称它是“处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来抢救高棉人民”，其实不然，它的用心是在于实现“印度支那联邦”的计划，早在三十年代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时这一计谋就已形成。

不管今天越南说什么，它从来就没放弃成立以河内为首都的“印度支那联邦”这一计谋。

因此，一个曾经为了摆脱外国统治而作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的国家，一个由此

而获得了各国的普遍尊敬的国家，突然成了一个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无耻地背叛了它对邻近小国所作的庄严保证，蔑视《联合国宪章》的文字与精神，鄙视本组织通过的旨在结束柬埔寨战争的各项英明决议。

因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摆出了一个不讲道理和不讲信誉的国家的面目。因此它也失去了朋友的同情，孤立无援，只有苏联作为其经济上的支持者，因为苏联在越南有着战略上和政治上的利益。与此相反，组成民主柬埔寨联盟的高棉抵抗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每年从国际社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在这八年占领期间，我们一直坚持不懈地发起了军事和外交相结合的主动行动。

今年，柬埔寨的军事局势有了一些变化。这一激烈的战斗并不是在与泰国交界的地方发生，而是渗透到国家内部。尽管越南强迫柬埔寨劳工在靠近高棉一边的边界上建筑布雷战壕，这是类似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在纳米比亚边界上所建筑的布雷带，我们的抵抗部队在洞里萨湖附近，在富饶而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在紧接金边的地带，甚至在越南边界附近，成功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我们的部队摧毁了设立在全国各个村庄和公社的越南行政中心，并多次对一些县和省会发动攻击，其中包括暹粒、磅同、马德望、菩萨和磅士卑，直至位于金边门口的波成东国际机场。

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这些英勇的战斗，对敌人发动的每次袭击都使他们在人力物力方面损失惨重。

这些袭击日益频繁，威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柬埔寨人民积极参加了这些袭击，他们给我们提供情报，并作为我们的向导，这还由于高棉士兵进行了合作，越南侵略者强行让他们在韩桑林傀儡军队里服役，而他们对我们的战士提供了兄弟般的支持。村民的反抗情绪已日益上涨，而这种反抗情绪也遍及韩桑林部队，他们多次起来反抗其越南指挥官，消灭他们，然后参加游击队，并在可能时参加民族抵抗运动。由于现在到处都有我们的游击队，特别是在各个村庄，以保护人民，这使得部队的功绩很快遍布全国各地。

越南占领军现在在柬埔寨陷于僵局。同时，他们的亲身经历也告诉他们，得到人民支持的民族抵抗运动是不会被击败的。

在进行爱国武装斗争的同时，我们也谋求向对方提供达成能够使双方都满意的谈判解决方法的可能性。如果他们接受的话，我们希望与越南人达成一项协定，以造福我们两个国家和人民，并在和平得到恢复之后，使我们能够在和平共处、平等、相互尊重和互利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友谊和合作。

大会了解这一抱有善意和和平的呼吁，我代表我国、我国的联合政府和我本人，每年从这一讲坛上重申这一呼吁。

每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都处于傲慢，蓄意无视我们的和平倡议和我们的东南亚邻国与朋友的和平倡议，以及联合国通过的有关柬埔寨的正义的决议。

越南违背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装腔作势地把它在占领我国首都之后建立的傀儡集团称之为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不用说，如果越南武装部队不提供永久的保护的话，这一集团在台上一天也呆不了。

然而，我们不愿使我们的同胞流血，我们希望结束那些生活在边界上的暴露的和有时遭到轰炸的难民营中人们的痛苦。

尽管越南固执地希望进行军事解决，毫不松懈地进行战争，而军事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所谓的人民柬埔寨的傀儡政权在全体爱国人民和他们的民族抵抗力量的不可阻挡的攻势下正在日益分崩离析。国际新闻界已经详尽地报道了我国和越南本身持续恶化的局势。我想从这些报道中引证一些说明问题的段落。

克罗塞特女士在1985年12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中报道说：

“金边居民提供的不偏袒的证据表明，（游击队）经常处于能够进攻金边的距离之内。一个金边居民说，9月份，游击队向首都的中央燃料仓库发射火箭。”

“居民说，爆炸震荡了大片区域内的建筑物。他还说，只是因为几颗导弹没有爆炸才使整个仓库没有遭到毁灭。”

1986年1月16日的日报《民族评论》指出：

“在一次罕见的对西方记者的新闻公布会上，越南军队报主编 Trang Cong Man 将军……承认，在目前的旱季，（游击队）‘骚乱了’柬埔寨首都金边的郊区，重要的东北省会暹粒和其他地区。这类事件在1984年以前极少发生，外国人以前能够达到的全国的大片土地现在出于安全理由不能去了……。”

法新社在1986年3月26日报道说：

“柬埔寨亲越南的当局正在利用佛寺佛庙举行宣传会议，为征兵运动提高军队的形象……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也谈到了这次运动，进行这次运动的时候金边军队显然正面临着纪律问题。”

据法新社报道，上述文件要求地方当局组织各种会议，以便

“传播军队作用的消息和全体人民的防务责任。”

法新社强调

“这一呼吁直接证实了来自泰国和反越南的柬埔寨抵抗力量的声明，最近在金边军队中发生了逃兵的现象……。金边的军事刊物《革命军队》在2月份也暴露了纪律和人事问题，批评一些没有指名的部队和指挥官缺乏热情和思想觉悟低。河内一个对军事问题消息很灵通的来源最近指出，金边军队缺乏经验。”

1986年4月5日的《纽约时报》写道：

“在越南占领泰柬边界上的游击队营地的一年之后，据游击队领导人和外交官所说，（高棉抵抗力量）几乎在所有的柬埔寨省份中都增加了活动。

“在泰国得到了游击队进行袭击的报道，有些非常接近金边。一些外交官指出，越南人……在军营中是安全的，但没有控制农村……”

“苏联的《真理报》不同寻常地证实了柬埔寨内部局势的严重性。

(金边政权)的柬埔寨新闻社的一项报道指出,今后五年中苏联的经济援助将会增加一倍。根据苏联提供的数字,去年的援助达到了一亿三千九百六十万美元。《真理报》报道说,游击战争造成的破坏加剧了柬埔寨本来就严峻的经济问题,该报还指出,柬埔寨共产党在农村尽管进行了思想教育计划,仍然只能吸引越来越少的人……。”

1986年4月19日的《经济学家》杂志写道:

“韩桑林政府在自从1978年以来一直占领着柬埔寨的越南士兵的帮助下,正企图控制柬埔寨。这种控制正在放松……。在1984年底至1985年初的冬季里,越南人在柬埔寨和泰国的边界上扫清了一系列游击队营地……。现在游击队又回来重纵旧业。越南军报主编Tran Cong Man少将承认,现在柬埔寨有八千至一万二千名游击队。在首都金边的一位共产党外交官认为这一人数应当是一万五千……。越来越难以抓住游击队……。”

在1986年5月4-5日的《世界报》中的一篇报道中,杰克劳德·彭芒梯写道:

“人们注意到,自1985年夏天以来,柬埔寨境内的安全措施加强了。那年8月,从18-30岁的成年男人都必须参加的兵役中原来的2年延长为5年。在某些省份中,村庄四周的篱笆围墙得到加固,并在夜间实行戒严。

“自那时起,人们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活动必须受到警察的批准。还颁发了新的身份卡。自1986年1月以来,金边的巡逻加强了,每10个家庭为一组的单位必须派出两名男子出来晚间站岗巡逻。至少在其他某些地方城市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金边政权首脑韩桑林承认,抵抗活动给他的政府带来了‘复杂的问题’。在金边电台4月3日广播的一份柬埔寨共产党的刊物上,韩桑林甚至明确地承认,‘敌人部队的新的行动在某些地方和部门暂时地造成复杂的问题’”。

罗内·贝克曼在1986年8月最后一周的周刊《新观察家》中作出如下的报道：

“4年前的1982年4月，我被获准访问整个国家，从靠近越南边界的茶胶到泰国边界的诗梳风。桥梁、火车站和村庄都在越南和柬埔寨士兵的严格管制下，但交通仍是自由、繁忙。目前，记者只能走到磅士卑，离首都大约50公里，想去粒和吴哥的人必须坐由苏联机组人员驾驶的柬埔寨航空公司的安东罗夫24型飞机。公路已不再是安全的了。

“主要是由于抵抗部队的活动所造成的不安全的情况从金边门口就开始出现。显而易见，他们——即民族抵抗部队——有能力在城镇以外的任何地方进行打击。他们在公路上布雷，用火箭发射器袭击卡车和火车。……一位不愿公开自己身份的越南官员在金边某地的别墅中凉爽的起居室接待了我，他承认，‘军事情况确实不好，这里的局势对我们来说并不好对付。我们已经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肯定还会犯错误。如果我告诉你，说这里人人都喜欢我们，你也不会相信’……

“人民健康的情况很糟。肺病、痢疾、寄生虫病和营养不良现象泛滥。‘1—7医院的主任苏索康医生指出，‘婴儿死亡率依然很高，特别是由于肺结核而造成的死亡。’在国家卫生和流行病中心，KHUN NGBTH医生对我大谈他所领导的部门在理论上应该发挥的作用，但最后也承认，在135百万5岁以下的儿童中间，只有63,000人打了肺结核的预防针。而且，这些预防针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所提供的。……

“在MONORON旅馆中，我房间的抽屉里总是塞着过期的《真理报》。有5—6个电影院已重新营业，它们放映苏联和越南的电影，电影院中四分之三的座位是空的。

“着他们灰色的伏尔加汽车和面包车，总是成群结队地来来往往的苏联‘专家’已不象4年前那样小心谨慎。……越南人似乎在不断增加。除了穿白

色短袖衬衫的‘顾问’和绿色军装的士兵之外，我们现在也看到穿着传统的黑色宽松裤，束腰的上装和锥型帽子的家庭妇女在城镇中购买东西。……

“一些来自 O'RUSSEA 市场的无执照的配药员出售从国家仓库——即联合国儿童基金所提供的药物——中偷来的药物，或是走私进口的药物，他们现在已成为半官方的配药员，在黑市场上出售医院里没有的各种药物。……卫生部的人员偷用联合国儿童基金所供的药品。……每月拿 300 瑞尔公制的医生辞去医院的工作，在自己家里给病人看病。

“战争在继续。战争在人员和资金上代价昂贵。苏联和越南的专家的工资是用美元支付的。……

“征集 16—30 岁的男子从事 3 年制的兵役，强迫成千上万的平民进行 3 个月的服务，清理公路所不能到达的区域，在泰国边界进行布雷的活动的决定非常不得人心，特别是当这些‘自愿者’返回金边，染上了一种十分难以治愈的痢疾，这种病已造成许多人的死亡。被锯去手脚的士兵和被地雷炸伤的人，在饭馆门口要饭，他时刻地提醒着人们，战争正在首都的门口进行。

“今天，前途似乎毫无希望，已经进行了 7 年的外交‘封锁’使柬埔寨的傀儡领导人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这一国家对于外部世界闭门自守，在一片无法活动的麻木中勉强地生活着，充满了悲哀、绝望和幻想。在机场上，在我登机前检查我的行李的海关官员看到我带着一些写给已经去法国移民的柬埔寨人的信。他皱皱眉头，然而又笑了，问我是否也可以帮他带信。……”

对于柬埔寨和老挝的占领消耗了越南极其匮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将它的内部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越南共产党“第二号人物”和“ ” 1986 年 5 月 5 日在《劳动报》和越南共产党理论刊物《共产党人评论》中发表一篇文章，指出：

“许多干部和党员认识到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困难，对如何使我们摆脱这一困难局面，以及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腐败、受贿、走私、腐化

堕落的生活、大吃大喝以及用礼品公开行贿是存在于干部和党员中间的一些普遍现象。……这种情况在各个地方和各级机关都存在。它造成了生产和人民生活中的巨大浪费，使干部和党员堕落，使人民的信心下降。可以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道德和生活方式堕落的情况。……”

越南推行的不符合时代的殖民主义政策已经使得越南人民在过去几十年的正义斗争中用鲜血换来的国际威望一扫而光。

虽然越南现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困难，我们也再次努力使河内领导人看到，同他们的对手，即柬埔寨人民的合法代表进行谈判，符合他们的利益。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今年3月17日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了一份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建议符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以及1981年7月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宣言》。我愿简单地谈谈这八点内容：

首先，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就越南在一定期限内从柬埔寨全部撤军的问题进行了谈判。我们接受分两个阶段撤出越南军队的做法。

第二，在签署撤军协议之后将开始停火。

第三，越南的撤军和停火都将在联合国观察家小组的监督下进行。

第四，在越南完成第一阶段撤军之后，韩桑林集团将加入柬埔寨联合政府，届时这个政府将由四方组成，四方的每一方都将作为在民主社会中享有同等权利的政治力量。

第五，柬埔寨四方联合政府将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

第六，柬埔寨将恢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其完整的领土上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它将保持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并且在它的领土上不设置任何外国军事基地。联合国将保证它的中立地位。

第七，柬埔寨欢迎所有的西方和东方国家、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帮助它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

第八，柬埔寨愿意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签署一项互不侵略和和平共处条约，并与它建立经济和贸易关系。

这项建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其中特别是得到了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各成员国、日本、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然而，它却遭到了越南的断然拒绝，苏联及其盟邦也对这项建议感到不快。

但是，这毕竟是柬埔寨问题的一项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它证明了我们的联合政府的巨大灵活性和开诚布公的精神。如果越南能够对它草率的、荒谬的拒绝行动进行重新考虑的话，那样这项建议不仅能够恢复我国的和平，而且能够结束目前越南所难以自拔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十分孤立的困境。

一旦越南同意从柬埔寨撤出它的军队，就能够立即实现高棉民族的和解。因为目前在柬埔寨进行的战争不是一场国内战争；它是由于越南的侵略造成的。我已经讲过，韩桑林军队一直在和进行战斗的抵抗部队进行兄弟般的合作。而就所谓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军官和文官而言，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高棉人。难道他们不愿意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家园尽力吗？我们已经向他们作出这样的允诺，不仅不会因为他们在统治者的政权下工作而对他们采取任何报复行为，而且还保证他们将和我们一样享有同等的自由公民权，而且还有可能担负行政乃至国家管理的责任。

我国人民在长年的战争和苦难中遭受的痛苦已经够多了，只要他还是一个忠诚的高棉人的话，他就不会愿意被剥夺与任何高棉儿女进行合作的权利。

我们从过去悲惨的经历中已经认识到，高棉的民族团结乃是极其重要的当务之急。因此使我们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道路就是在一个适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实现民族和解，也就是在一个自由的议会体制中实现民族和解，因为这样一种体制将给我们带来和平、独立、领土完整、不结盟以及联合国所保证的中立地位，同时这一制度还能够使我们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与所有的国家进行诚挚合作。

就越南而言，它所保护的势力将能够参加四方政府，这个政府将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组织一次自由的选举，同时他们也将和其他高棉公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我们的中立地位将能够使人们相信，没有任何外国军队会驻扎在高棉的土地上，也没有任何外国能够宣称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具有支配作用。

此外，一旦在普选的基础上组成高棉政府，独立的柬埔寨就将向越南签署一项互不侵犯和和平共处条约，并且将同越南建立友好的和和平的双边关系，这项条约也将向所有愿意签署的西方、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开放。

这样，柬埔寨和越南就能最终在没有仇恨和报复心理的情况下和平共处，共同繁荣。

我还要补充这样一点，从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来说，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和解也将消除对这一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所有威胁。我们知道我们在东盟的朋友中多么希望能够把东南亚变成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的地区，然而这一愿望至今仍然没有实现，主要是由于越南占领柬埔寨造成的。如果采纳了我们的八点和平建议的话，就将会为建立这样一个和平、自由和中立的地区扫清道路，这对于本区所有的国家都是有利的，当然其中也包括越南。

出席本届大会的国际社会都是充分了解我们这项建议的所有内容的。因此它们向我们提供了广泛而坚定的支持。我仅代表我国人民和政府以及我自己，对于他们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拒绝我们的建议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越南宣称它愿意“谈判”，以便结束冲突，它的愿望只是要寻求一项“议定的解决办法”。

迄今为止，河内政府考虑这项解决办法的方法是十分奇怪的。它首先宣称它在金边所建立的政权是“柬埔寨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它并且说“整个国家都处在它的控制之下”，同时“它得到了全高棉人民的支持”。越南还宣称，越南愿意进一步和东盟各国进行“建设性对话”以便解决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合作问题”。

关于柬埔寨，它最终主张应当让我国的各方“相互进行谈判”。

我想在这里再次指出，目前发生在柬埔寨的冲突不是一场国内战争，而是一场对一个联合国的独立的主权会员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我们向越南讲话的时候当我们向越南提出一项极其慷慨的和平计划的时候，我们是在向一个真正应当对这场冲突负责的国家讲话，我们是在向一个能够决定柬埔寨的和平或者战争命运的国家讲话。

在这个大会堂的各位代表都很清楚地了解，我们不能把金边政权看作是柬埔寨唯一合法的政府”。这个政权是在我们首都沦陷之后马上建立起来的，当时拼凑了一些在河内受过思想训练、宣布效忠于越南的人，这个政权没有控制任何东西，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因为越南干部在军事和行政上长久地控制这个政权。至于谈到由占领者所招募的高棉部队，我要在这里重复的是：他们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因为他们都是公开反对其越南主子，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帮助抵抗部队。

越南妄图回避真正的柬埔寨问题，他希望使人民忘记越南军队在柬埔寨的存在，以便永远在柬埔寨驻扎下去。在它和东盟各国的会谈中，河内政府竭尽所能企图使它们轻率地认可这个既成事实，并企图与它们进行谈判仿佛根本不存在的占领柬埔寨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东盟朋友确实希望恢复它们与越南的正常关系的话，那么它们就不应当过于实用主义，过份看重它们自己的利益，因为这样它们就无法接受理应引起它们关注的这样一种局势。它们说，如果它们让越南“并吞”象柬埔寨这样一个小国的话，那样它们每一个国家都将处于一个热衷于战争和武装到牙齿的扩张主义的威胁之下，这个国家拥有六千万人口并且它肯定是不遵守它的责任和它所签署的条约的。

而且，世界上谁也不相信越南关于从柬埔寨部分和逐步撤出越南部队的宣传，人们知道这种撤出只是用新部队来轮换那些精疲力尽、有病或受伤的士兵，它实际上是增援。

河内还再次庄严宣布，在1990年之前从柬埔寨撤出其一切武装部队，条件是越南的撤出不会受到利用，不会破坏柬埔寨的安全与和平”。我们已经清楚地指出，这只不过是口头的漂亮方案，即实现越南部队永久驻扎在柬埔寨境内的越南统治下的和平。巴巴拉·克罗西特夫人在1986年1月5日的纽约时报上证实这一点。

“……河内已表示希望在1990年前撤出部队。但是，今天人们问孟将军是否有比1990年更早解决柬埔寨军事形势的希望的时候，他并不乐观。他说，战斗还将继续一段时候，还不可能很快停止。”这位将军说，高棉抵抗部队已在更多的使用炮火来袭击越南人……”。

面对我国爱国抵抗力量的顺利进展，越南驻平壤大使玉田——实际上是当地的殖民总督——对1986年4月19日一期的《经济学家》杂志在平壤的特约记者宣布：

“将来如果柬埔寨受到威胁的话，我们也许不得不返回。”

越南人在还未撤出之前就已经在谈论返回柬埔寨的问题了。

众所周知，只要越南拒绝结束其侵略战争，并继续占领柬埔寨，高棉人民及他们的联合政府就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进行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他们从国际社会日益坚定和广泛的支持中得到鼓舞。如果确实出现这种不幸情况，即“柬埔寨问题”不再存在，但是这将是几代人——也许几十年之后的事，柬埔寨将会从世界的版图上消失。越南的定居者正在日益增多地拥入柬埔寨，目前已超过七十万人，而柬埔寨人民将会成为自己国土上的少数民族。这些定居者不光有越南的商人、渔民、牲畜饲养人和种植园主，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越南农民在占据我们最肥沃的土地，而留给高棉农民的只有贫瘠的土地。

我们并不指望在这国际和平年里出现奇迹，但至少我们期望它能提供一个机会，

以便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考虑它的野心的后果，越南的野心早已给我国人民以及它自己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流血牺牲、不幸和苦难。

公正解决高棉和越南之间的争端将毫无疑问地为那些世界上同自己邻国存在麻烦的各国、以及希望不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的国家树立一个宝贵榜样。我相信，这一值得赞赏的步骤将为加深国家间的相互谅解与和解作出贡献。

今天，不幸的是国际局势仍然日益紧张，地区冲突在恶化，恐怖主义抬头，以及发展中国家遭受严重的危机。世界各地的亿万人民正在遭受苦难和饥饿，而同时富有和产品充足的国家却不知道怎样来处置它们的剩余农产品。人人都谈论和平、裁军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军备竞赛的势头丝毫未减，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气氛。

我们要建立和平和改善人类条件——这仍是各国人民的神圣愿望，不能靠言词，而应通过严格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实现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神圣原则。这些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得到明确规定，对此我们都以庄严的保证遵守和实施。

让我们看一下世界各地的形势。

尽管非洲各国政府作出了爱国努力，非洲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它们的困难更加严重。贫困几乎到处可见，几个国家内数百万非洲人的生存处于危机之中。第十三届特别联大协商一致地通过了一项重要纲领，旨在加速向困难中的非洲各国政府提供援助和支持并加强合作，以帮助它们对自己的国家进行结构改革，从而实现迅速、自给自足和自主地发展。这一纲领的通过表明，国际社会能够调动各大洲的国家，尽管它们之间存在政治分歧，作出共同努力来战胜自然灾害、悲剧和饥荒。这确实是一项大胆的主动行动，其意义已超出直接援助，尤其是粮食援助，很久以来发达国家把它们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只限于粮食援助。

柬埔寨人民和政府一贯和为争取独立、自由和民族尊严进行英勇斗争的非洲各国人民和政府有着友好和兄弟般的关系。今天民主柬埔寨政府仍然，

并将在将来继续，以自己的有限能力为非洲战胜苦难和饥荒以及成功地走上发展和进步的道路作出自己的热情贡献。

现在该大陆的麻烦地点仍然是南部非洲，在那里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压迫着大多数黑人群众，并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和剥夺纳米比亚人民自决的权利，而且对邻近国家采取侵略和骚扰行动。

我们深信，治疗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彻底根除。我们认为，对比勒陀利亚当局全面实行经济制裁将加速一个多民族、平等和民主社会的建立。消灭比勒陀利亚政权将进一步促进根据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和平、公正和持久地解决纳米比亚非殖民化问题，最近大会召开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届会议要求人们这么做。只要种族隔离政策仍在执行，只要纳米比亚仍在占领之下，它的邻近国家就将仍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侵略、颠覆和破坏稳定的受害者。1986年6月20日关于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制裁的世界大会宣言表示了国际社会对比勒陀利亚当局无视世界谴责的傲慢态度的极其憎恨。

我们衷心 and 坚定地支持英勇的南非人民，他们是最恶劣的暴力的受害者，我们衷心 and 坚定的支持他们的当然领导人，其中多数正在监狱里遭受苦难，并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及他们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中的领导人，以及前线国家的各国人民和政府。

在乍得，局势仍然严重，只有在外国占领军全部撤出乍得国土之后，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重申我们对乍得人民和政府争取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给予兄弟般的支持。

在中东，有关各方仍然没有坐到谈判桌上来。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仍然被剥夺，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该地区只不过是一个火药库，我们继续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在黎巴嫩，这个民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儿女的手里。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个曾经一度被称为中东的瑞士的国家将成功地解决分歧和怨恨，黎巴嫩人民将能够寻找到民族和解。不用说，我们希望所有外国人质都能够得到释放。

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呼吁和平，但是两伊的冲突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流血事件。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很大，而且这场冲突有可能扩展到邻国。我们敦促这两个邻近的兄弟国家走上一条和平、公正和体面解决冲突的道路，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满足它们在全世界的所有朋友的愿望。

在中美洲，得到后援集团支持的孔塔多拉集团不懈地加紧努力，旨在寻求政治与和平的办法解决该地区的问题。今年五月二十五日中美洲五国的总统表明愿意在孔塔多拉集团的构架之中寻求和平与民主。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但是我们祝愿这些国家在自己的崇高的事业中取得成功。

在我们的亚洲大陆，朝鲜的爆炸性局势已经存在将近三十五年了。这个国家的分裂继续存在。祖国的统一仍然是所有朝鲜人的一致的神圣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双方代表团在各方面进行会晤和会谈继续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和理解，以便根据金日成主席提出的明智、现实和爱国的建议，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会议和大韩民国国会的双方议会代表团之间举行一次会议。我们希望，已经在一九八五年取得鼓舞人心成果的这些会议和会谈将能够不受阻碍地得到恢复和扩大，以促进全体朝鲜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持续不断地寻求朝鲜祖国和平自主统一的进程。

在阿富汗，七年来一个英勇的民族一直在进行一场顽强和大无畏的抵抗斗争，反对苏联侵略者及其扶植起来的内部充满分裂的政权。

苏联躲在所谓的赞成裁军、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大张旗鼓的宣传之后，残酷地对贫民百姓进行狂轰乱炸，把村庄夷为平地，并且折磨和处死那些反对莫斯科扶植起来的政权的人。在阿富汗这个不幸的国家，大约有四百万人被迫流落到伊朗和巴基斯坦避难。

但是很明显，尽管苏联军队不断地增加大量的坦克、飞机和直升飞机以及训练有素的部队，尽管在部队和武器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阿富汗抵抗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应当使苏联看到，无论出什么代价，受害者是绝不会让自己被征服的。苏联应当明智地看到，不断地改变喀布尔的傀儡政权也是不能说服国际社会接受这个国家的既成事实的。

只有在公正的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才能够重建必不可少的持久和平，同我们的柬埔寨问题一样，联合国决议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让阿富汗人民行使自己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

只要苏联一日拖延恢复和平，自由战士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继续进行反对占领军的英勇斗争。应当加以强调的以高尚和慷慨的精神同情阿富汗人民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也同样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维护受到威胁的主权和不断受到侵犯的领土完整。

至于我们北面的邻国，我们的老挝兄弟姐妹正在进行一场反对越南的艰巨而英勇的斗争，越南通过1977年7月签署的所谓的友好合作条约吞并了老挝的领土。在我们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和共同的事业中，我们继续给予老挝人民我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和兄弟般的声援。

请允许我最衷心地感谢大会在我发言过程中所给予的注意。

联合国大会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强弱，都能够自由地解释自己的问题，而肯定会有人听取，有时甚至是得到认真注意的唯一的场所。因此，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得到你们的理解而感到安慰，我们在这里感到非常自在。

我感谢你们对一个在这种不幸的时候其生存取决于你们的民族给予这种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民主柬埔寨主席刚才所发表的重要讲话。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礼宾官的陪同下走出大会会堂。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扬科维奇先生 (奥地利)：去年，当大会在纪念周年会议结束后休会时，人们曾希望，许多成员国对联合国的理想重新作出的承诺将有助于尽快恢复对联合国组织的信任，推动改革进程，以及成为联合国危机中的一个转折点。

一年之后，尽管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发展，但第四十届联大的希望实现的不多，而所有危机的症状确依然存在，其中包括世界规模的国际组织系统和多边外交的进程继续受到损害。

因此，我们必须再一次将经历和想象力集中于加强和振兴世界上维持和平与安全唯一全球性工具，以便有效和协调一致地使用这一工具来对付继续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的世界。

如果说联合国继续处于危机，这也是因为建立联合国所基于的原则和宗旨受到忽视，特别是和平解决争端和忍心地谋求各国之间妥协的原则。

我们仍然看到一种令人不安的夸大国家权利的倾向，民族利益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国和小国推行单方面政策。军事而不是政治手段继续被用来处理世界和区域性冲突。一九四五年之后为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而设置的许多障碍物似乎已经崩溃。因此，联合国政治危机也是一个为和平解决争端而建立的，并面临着世界政治军事化的组织的危机。

最近出现的一种新的和极其残酷的暴力形式：即国际恐怖主义暴力。不象其它形式的暴力，这种暴力打击的目标正是国际关系的结构。这是人类的一个新的迫害。任何情况、任何理由都不能证明这种暴力是正当的。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以便同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

为了世界政治的非军事化，为了减少在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武力和军事力量，以及为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国的作用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裁军和军备控制必须保持在世界议程上的最优先地位。必须为裁军和军备控制采取新的和基本的途径。许多类型的武器，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应当全部废除。在禁止生物武器的同时，还应当销毁化学武器。应当大幅度地削减现成的核武器库。应当阻止发展这种武器的新品种。因此，奥地利认为反弹导导弹条约是现成的军备控制条约系统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最后，需要全面禁止核试验。

外空应当继续是一个专用于和平目的的环境。更多的地区，例如南极洲应当继续不存在所有类型的武器。因此，我们赞成建立无核区的思想。*

为了处理这些重大的问题，今天上午宣布的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首脑会晤得到普遍支持。这次首脑会晤对缓和紧张局势和准备缔结新的、实质性的裁军和军备控制条约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我们相信，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两人结合起来的智慧不会使国际社会失望。

十一月四日，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三十五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将在维也纳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第三届续会。

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个会议为涉及东西方关系经济、文化、政治、人道主义和军事等所有领域的建设性对话和协定建立了一个有益的区域性构架。

会议在过去取得了最佳成绩，主要的原因是它象所有国家不论大小，提供了平等参加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中立和不结盟国家发挥了越来越有益的作用。前几天刚刚结束的关于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以及裁军斯德哥尔摩会议取得的积极和实质性结果在这一方面展现了良好的前景。因此我们认为，维也纳会议应当成为进入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地区合作和相互谅解的新纪元的起点。今年举行的三个国际会议（其中一个会议是在奥地利首都举行的）得出了一个结论：南非政府只有通过彻底改变其政策才能够避免暴力和流血进一步升级。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认为，南非并没有听取这一警告。

* 副主席弗姆先生（瑞典）主持会议。

因此，包括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在内的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采取进一步制裁作为施加压力以求改革的最后和平手段的决心日益增强。奥地利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南部非洲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尊严的事业。因此，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加国际社会为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和赢得纳米比亚的自由和独立所作的进一步努力。

在废除种族隔离和争取纳米比亚的独立中，联合国发挥着一九七八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435号决议所阐述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象在许多其它方面一样，联合国对谋求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联合国不只一次地对在中东痛苦地谋求公正和永久的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第242(1967)号决议今天仍然是得到最广泛承认的和平解决的基础。

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继续在中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联合国在这一地区维持和平的潜力从来没有充分发挥过，今天这种潜力似乎特别受到忽视。

正是联合国产生了一些公正解决办法的最基本的原则；比如各国在安全和国际上承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以武力夺取领土的不可接受性；以及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和给予其代表巴解组织会议席位的必要。

因此，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的想法正在越来越得人心。早在1973年，奥地利是安理会的理事国，当时安理会举行了关于中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奥地利将像以前一样支持促成各方之间就这一实现中东和平的重要步骤达成协议的努力。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已进入第七年，造成了人类生命的巨大损失。这场战争的继续不仅正在威胁着政治稳定，而且威胁着世界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因此，早该采取结束这场残酷战争的坚定措施。我们认为，作为第一步，安理会应该考虑全面的和严格的武器禁运。在安理会作出决定之前，各国应自愿遵守这一禁运。

我们认为，中美洲目前的形势需要各方的最大克制。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应该成为普遍原则。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的原则，实行起来不能有选择。国家间的关系应当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加以进行。同时，我们坚决认为，该地区所有国家政府必须充分尊重和维护人权以及它们所管辖的 人民的基本自由。

奥地利同孔塔多拉国家一样希望，各国政府为达到政治对话和国家和解所作的努力将大大有利于在中美洲建立多级化的民主社会，并将极大地增加和平倡议成功的可能性。有一切有关国家签署和充分执行的一个孔塔多拉地区和平条约，给人们带来了和平和对永久尊重中美洲所有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巨大希望。

另外，在过去的年代里，民主已在南美洲大陆的大片地区得到推行，因此，新的紧急状态法的宣布和逮捕政治犯的作法是很遗憾的罪恶事件，应该立即消除。

东南亚的和平仍然是虚无缥缈的目标。仍未解决的柬埔寨问题、外国军队对该国的占领似乎是分裂该地区人民的主要障碍。奥地利认为，只有基于大会和关于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的有关决议的政治进程才能导致该问题的公正解决。

自从阿富汗受到军事干涉以来已过去大约七年。我们仍然深切关注对这个传统的不结盟国家的继续占领和对其主权的侵犯。我们不应忘记千百万的难民正在遭受苦难。任何解决办法必须能使这些难民安全和体面地返回家园。因此，我们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在讲话中为实现政治解决所作的努力。

世界上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形式显示着一个矛盾的方面。任意处决、酷刑、剥夺基本权利、种族主义以及不容忍 仍然在很多国家盛行。今天世界上所缺乏的不是国际文件，而是对它们的忠实执行。让我们一道合作，缩小准则和现实之间的差别。联合国和地区组织，比如欧洲理事会的努力应当得到支持。

世界经济领域中的巨大的不平衡仍然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数少例外——大大落后于其人口的增长。产品价格达到1945年以来历史上最低水平。大多数产品协议似乎已接近崩溃。债务问题沉重地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身上。

这一形势包含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危险阴影。鉴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纯资本流动

大量减少，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而且我必须补充说是羞耻的——异常现象，即目前每年数十亿美元的财政资源净流通——具体数字是很多专家争论的问题，但却是巨大的趋势——正在从南方流向北方，而不是从北方流向南方。世界上很多地区的生活水准实际上继续下降。

因此，非常明显，过去的很多发展概念已经失败。现在需要对很多相互关联的发展、贸易和金融问题作出最基本的重新考虑。很多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技术或纯经济的问题，其实是深刻的政治问题——比如债务问题。因此，依靠短期办法而大大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社会和经济效果是危险的现象。

如果我们要迎接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的挑战，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的手段。在这方面，埃斯特角的会议成功的结局——特别是承认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更有利的待遇——似乎是令人鼓舞的。

在南北对话陷入僵局多年之后，关于非洲问题的特别会议似乎预示着改变的气氛，我国将为执行《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年联合国促进非洲经济恢复和发展行动纲领》而作出积极贡献。

但南北关系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中心社会问题。这方面需要基于平等和国际团结原则基础上的政治解决办法。

我们必须为后代保护地球。必须消除对地球的生态平衡和全球环境的威胁。必须更多的汇集国家和国际上的力量来迎接这一挑战。因此，让我们使用我们的想象力来找出创造性的办法，其中可以包括以世界银行的新“窗口”的形式建立全球环境紧急基金。

麻醉品问题仍然是全球的危险问题。因此，召开打击毒品泛滥和毒品非法交易的世界会议的倡议是非常及时的。奥地利将尽最大努力为一九八七年夏在维也纳举行的这一主要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

大会今年会议是否被判定为成功或失败，将主要依靠于我们如何解决这些危机——如何进行行政和预算改革。在这方面，十八人小组的报告为我们的辩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奥地利认为，这种反省和改革的进程的继续是重要的。

这个对本组织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一部分似乎就是要在方案规划和预算领域建立一个新的机制。

但我们不应忘记，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一个作为一股强大和建设性力量的联合国。因此应向所有会员国作出呼吁，要求它们为加强联合国忠诚履行《宪章》所载有的义务。

我想谈一谈奥地利与意大利的关系。奥地利与这一重要的邻国有着良好和友好的关系。因此，南蒂罗尔问题是特别重要的。大会在1960年和1961年所通过的决议，导致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在1969年就给予南蒂罗尔自治的一个新的格局达成了协议。

就在今天，我们纪念两个伟大的领导人德加斯佩里和格鲁贝尔签订了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巴黎协定的四十周年。这项协议旨在保护在南蒂罗尔的德语区民。这一纪念日提醒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在1969年达成协议的关于自治的重要条款有待于执行。特别是含蓄地指出了自治的核心，即在法院、警察和民事诉讼过程中使用德语的问题。这继续引起了南蒂罗尔人和奥地利政府的关切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一方面，两个星期前南蒂罗尔人代表和意大利政府设想了作出一些安排。他们使我们希望不久意大利政府将就此达成最后协议。最近安意烈奥蒂外长宣布意大利政府准备尽早为实现自治执行其它尚未履行的条款，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最后，我愿对秘书长表示特别的敬意。奥地利非常感谢秘书长为执行一些有时是非常困难的任务所作得努力。我国将继续给予他支持。

我们以感激的心情回顾西班牙的德皮涅斯大使去年作为主席成功地指导了大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我最后想说由于您的当选，亚洲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现在指导着本

大会的工作。我真诚地祝贺您的当选，并祝愿您取得成功。您公认的外交能力使我们相信本届大会将成为联合国历史上一次值得怀念的会议。

瓦尔孔伊先生（匈牙利）：首先我愿和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一起祝贺乔杜里大使当选为第四十一届大会主席。我可以向他保证他的工作将得到匈牙利代表团的积极合作和支持。

我想回顾一下，一年前在联合国建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对本组织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活动以及它在国际政治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我认为，当时各会员国，包括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一致重申它们的国家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对于本届大会以及本组织的未来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时，我们都表示我们关心和准备对这一独特和无法取代的世界政治论坛所进行的工作进行合作，并表示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呼吁作出努力，加强本组织的效力和提高它的威望。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坚信，世界组织今天面临着的任务要比联合国的缔造者所能预见的更加繁重和更加复杂。今天要使后代免遭战争的灾难就意味着要防止核战争、挽救整个人类、保证生存和维护人类的文明。我们坚信，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并且联合国在这一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世界组织要完成其使命，各成员国就必须遵循联合国诞生时宣布的原则与宗旨所确定的道路。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形势下，这条道路还是优于采取下列危险的政策。这种政策就是对抗、继续进行军备竞赛、扩大不平等的和歧视性的经济关系以及比以往四十年更多地制造有愧于二十世纪人类的条件。如果我们要看到《宪章》所载的原则取得胜利，我们就必须在平等和富有成效的合作道路上前进。

正是本着执行这些原则的愿望，本着实现这些原则所载的崇高目的创造事实条件的需要，本着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我国才与其它九个会员国一起致函给秘书长，向他建议在议程中包括建立一个国际和平与安全全面制度的问题。在建议纂写一部文件总结为建立一个包括国际关系各个方面安全制度的原则的同时，我们

开始作出共同努力为发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而不是冲突和不信任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对抗和不信任仍然一再频繁地反映在国家间关系中。因为我们坚信，在我们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靠损害其它国家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据此，我们认为在考虑国际安全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它的复杂性，考虑到它与政治、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因素的关系。这种方法经常要求我们放弃过去的立场，采取与时代相符的观点，共同寻求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们认为，联合国所进行的活动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格局。因为联合国所进行的活动几乎包括了国际合作的所有领域，在这里可以协调有关各国的利益。

冲突和缓和两种趋势同时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当人类处于十字路口时，有争议的国际形势充满了严重的紧张。我们希望缓和和国际合作的趋势将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占上风，并且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为此进行工作。在这一努力中，看到世界日益意识到矛盾和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武力的政策得到解决使人感到鼓舞。因此，我们坚信第四十一届大会将为加强国际政治中的积极趋势作出重大贡献。

当前的国际形势要求每一个会员国加倍努力，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作出最大的努力来阻止和扭转威胁着人类所有未来的不良趋势。

在这方面，对世界命运负有特殊责任的大国的行动是特别重要的。因此，世界欢迎去年苏联和美国最高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的会晤。从一定意义上说，那次会晤是苏美关系和整个世界政治中某些积极现象的起点。我们继续以期望的心情密切注视着这两个国家关系中的事态发展，并希望他们的接触将最终在不太远的未来导致另外一次最高级会议，给人类的未来带来友谊的影响。我们坚信，只有通过有助于减少武器的贮藏、裁军、以互利为基础的广泛合作的建设性和实质性谈判，才能够消除两个大国之间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和不信任气氛。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真诚地相信，华沙条约成员国为在本世纪末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减少在欧洲的武装力量和军备所提出的建议，为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保持对立盟国体制的均势平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为了开始削减的进程，应当利用所有的裁军论坛，不放过任何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妥协的机会。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苏联一年以前宣布、后来几次延长的单方面暂停核武器试验是有重大意义的。令人鼓舞的是，广泛的世界公众舆论在彻底禁止核武器、和军备竞赛扩展到外空问题上持有共同立场。我们认为，这令人信服的证明，不同利益和社会体制的国家安全的共存与合作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必须。我们认为，所有会员国都应当觉得有限制军备竞赛的紧迫需要，并为了全人类和本国人民的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我们诚挚地希望，所有国家都本着建设性的精神对核时代的挑战、以及我们关于有效地接受这些挑战的建议作出反应。

我们知道，各个地区的形势以及国家集团的形势极大地受到国际政治气氛和普遍国际关系状况的影响，国际形势当然也受到这些地区问题和事态发展的影响。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对于地理上遥远国家和大陆发生的事态，匈牙利不能袖手旁观，因为我们在整个国际局势中间接的、在我们双边关系中直接地感受到了这些事态的影响。我们对某些地区严重的危机形势特别感到关切。过去四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任何地区或区域冲突注定不仅对一个特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还将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为了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重要利益，应当以和平手段、通过谈判解决这种冲突。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明显的是，由所有有关方面参加的建设性谈判是公正和持久解决危机形势的唯一办法。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随时准备支持任何消除危机形势的建议。匈牙利坚信，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辩论，包括在联合国进行的辩论应当是一种诚挚的积极努力，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寻求解决办法。我们认为，现存的解决区域冲突的政治办法远没有耗尽。找到与国际关系中普遍接受原则一致的新办法和手段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这适用于所有区域问题：中东危机——这个问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可能渊源于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并由所有有关方面参加的国际会议，应当尽快开始为这一会议作准备。对伊拉克伊朗冲突也是一样，只有通过和平手段不再拖延地停止这场长达七年的毫无意义的战争，才能实现真正的解决。阿富汗周围的形势也一

样，在我们看来，结束冲突的机会最近明显地增加了。东南亚各国的建议和努力为一旦通过共同努力解决该问题之后使它成为和平、合作与稳定地区带来的希望。同样，接受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议将促进建立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和平民主的统一朝鲜。我国政府充分支持这些建议，以及宣布该地区为无核区的建议。

我们越来越关切地看到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新的、可能是近几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形势。在那里，紧张状况继续发展，威胁那一地区各国主权的行动以变得更为严重。我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努力，诚挚地寻求政治解决。不管直接还是间接地鼓励暴力和武装干预都不会解决问题，相反只会使形势更为恶化。

非洲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远远超出了大陆的疆域，只有通过广泛和一致的国际行动才能得以纠正。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区域组织正在积极地为此目的而努力。尽管如此，非洲南部的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世界公众舆论一致愤怒地谴责南非非人道的种族主义政权、以及该政权扩大到它已经非法占领了二十年的纳米比亚、以及比勒陀利亚为颠覆该地区而对主权邻国所发动的侵略行动。我国政府要求无条件地执行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及迅速消灭严重和大规模违反人权的种族隔离政权。我国政府赞成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并执行解决整个地区问题的行动方案。

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特别是关于民权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组织范围内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今年全世界纪念了这些公约通过二十周年。

在匈牙利，形势和保护人权是我国社会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通过发展政治机构和立法、通过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通过满足我们的国际义务促进对人权的尊重。

我们高度重视联合国为消除大规模和严重违反人权、并保证行使人权所作的努力。在这方面，我愿强调，我国已经和监督执行国际公约的国际机构建立了非常有益和建设性的合作。我国政府相信，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这些公约将极大地促进普遍行使人权。

普遍实施人权自然就意味着行使并保护民族的权利。生活在我们国家内的所有民族充分并平等地参与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是匈牙利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通过保证各民族生存的组织 and 民族制度，通过保证行使他们的集体权利，促进了各民族集体各性意识的发展。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展并加强在人道主义，人权和社会问题方面的双边合作可能会对建立一个国际安全的综合体制作出重大贡献。我们时代的一个现实是，加强国家的安全是与旨在实施人权的努力分不开的，因为紧跟着加强国际安全的是国家之间在人道主义领域——与其它领域一样——的合作的发展。在这个努力中，联合国应该以其自己的方法继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过去几十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越强大，全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越强大，可以建立政治关系的基础就越稳固。

不幸的是当前的世界经济局势使人没有理由能够乐观。许多国家以许多形式寻求避免世界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的途径。我们认为只有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才是现实主义的，切实可行的和建设性的。我们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我们对于在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正当利益的情况下公正平等地调整国际经济关系，具有长期的共同利益。自然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是这类努力的论坛。

这些组织通过的极端重要的文件为建立国际经济安全体系提供了合适的基础。现在该是开始进行实施指导国际经济关系的民族原则的时候了，这些原则可以作为一个基于互利，没有歧视，相互信任的原则和作法以及可靠之上的制度的基础。不断协调经常具有很大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对于世界经济及其组成部分、对于国家经济和经济一体化能够在有利的条件下执行着重增长的经济政策是必须的。

建立一个确保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有力条件的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具有基本的利害关系。这样一种环境将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经济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随时准备与联合国其它会员国一起接受任何有可能使我们更靠近我前面提到的那些目标的建议和措施的另一个理由。

由于其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和民族条件，匈牙利特别关注欧洲，我们直接并深

刻地受到欧洲事件的影响，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这些事件很自然构成世界政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从欧洲安全和合作进程以来的十多年之间里所取得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确实欧洲还未能看到在两个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中有深刻的变化，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减少不合理地积累起来的武装部队和军火储存，包括具有最大摧毁力的核武器和其它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但是在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紧张局势的紧张度及其有害的后果或多或少有了一些减少，正是在这种进程的范围内，最近在斯德哥尔摩达成一份关于减少欧洲爆发战争危险的有意义的协定。

欧洲在以属于不同军事联盟或中立或不结盟的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众数和平共处，相互依赖和合作领域中取得了一整套宝贵的经验。匈牙利在这方面同样有富有成果的经验的卓越纪录。三十五个缔约国的代表于1975年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最后文件》在过去十年中已成为东西方关系的特殊制度。即使在过去十年那种严峻的紧张局势的条件下，这个制度还是证明利益集团能够减少各种各样的分歧，减轻严重的紧张和信任危机。因此所取得的经验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都具有启发作用。

我国对继续赫尔辛基进程有兴趣，并将尽力促进这个进程。去年秋天在布达佩斯特举行的文化论坛组织成功以及在那个论坛上参加国政府的代表和知名文化人士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证明了这一点。至于合作发展的方向。我们认为所有各方都应该力求连贯的解释《最后文件》，平衡的强调三组问题，在广泛的范围内实施各种建议。第三次后续会议很快就将在中立国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召开。我们诚挚地希望这次会议将是进一步加强缔约国之间合作的有意义的里程碑。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欧洲有必要也有可能开始踏上实际裁军的旅程。华沙条约缔约国在布达佩斯特拟订的关于在欧洲削减常规武装部队和军事的综合方案就是为促进这个目的而提出的。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是现实的，及时的，十分灵活的，足以成为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的基础。我们希望布达佩斯特倡议将在以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方面起作用，从而产生与《1959年布达佩斯特呼吁》一样的意义，该呼吁

导致召开赫尔辛基会议，赫尔辛基会议是我们大陆生活中的一件历史事件。

我相信上面所讲的话已清楚表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是本着《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我们的近期目标是为我国的建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国际条件。因此我们积极参与旨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的努力。

我们寻求在政治、经济、人道主义和所有其它领域与所有国家进行真诚合作，只要这些国家准备进行这样的合作，认识到在尊重相互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多边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友好的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到它们自己在建立更广泛和紧密的关系中，在国家之间在国际关系所有领域建立和加强信任具有重大利益。

1986年是国际和平年。国际和平年关于相互谅解与合作的呼吁引起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高度重视。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向大会保证：匈牙利代表团对今后几个星期将要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将采取建设性的态度。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尽力为大会审议工作的成功做出贡献，尽力作出努力确保第四十一届会议在维护世界和平，改善普遍政治气氛，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沙米尔先生（以色列）：本届大会揭开了联合国第五个十年的序幕。我希望，这将开始使联合国更接进实现其创始人愿望的新纪元。

他们的理想是值得让人赞叹而又鼓舞人心的，即：维护普遍会员制和平等原则，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正愿望，鼓舞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和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不幸的是，这些崇高的原则已经失去效率，并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极端主义者控制了本机构。他们迫使联合国回避中东的唯一和平条约——戴维营协议。他们迫使联合国每年例行公事的通过一些歪曲事实真相毫不相干的有关我国的决议。联合国坚持这些贫瘠的做法，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资金，而这些资本等可以用于克服饥饿和贫穷。

但尽管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仍然应该严肃认真地注意它们。首先是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统治。

以色列是建立在基本道德和民主价值之上的，对于发生在任何地点的种族歧视都不能泰然处之。我们反对并谴责种族隔离这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以色列还认为，暴力不是通往南非改革的道路。如果我们要避免进一步滑向经济动荡、痛苦和流血，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有助于政治解决的气氛，这点是十分紧迫的。我们希望，所有各方的负责领导人应该为建立这种气氛而努力，希望南非政府能够开始进行满足包括所有种族或肤色的南非人的合法政治愿望的谈判。

在非洲大陆中部，许多人仍然遭受着饥饿、疾病和贫穷的侵袭。世界上越来越认识到提供援助的必要性。人民不能在挨饿。我们以为此作出了贡献，但我们还认为，我们必须帮助那些遭受饥饿影响的国家，发展长期的解决办法，防止饥饿的重新发生和使得它们的经济走上发展与增长的道路。

在过去的一年里，大会召开了关于非洲严重经济局势的特别会议。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筹划了一项使人们想到以色列自己发展经验的发展战略。

在该次别特会议上，以色列宣布愿意立即为实现上述目标而作出贡献。我们主动提出在农业、沙漠化、医药、教育和整个经济发展领域内交换经验。许多非洲国家还记得我们在该领域内所作出的贡献。

我们的经验是在以色列过去二十八年里对一百多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援助中所获得的。我们训练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五万五千多专业工作者。我们同联合国专门机构交换了经验。我们准备并愿意作出更多的工作。

许多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现在正在恢复外交关系。我愿赞赏那些不顾外部压力正式同我们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政府首脑所表现出的领袖才智和勇气。

我们向所有非洲国家伸出友谊与合作之手，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同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

中东有着广阔的土地和矿物资源，其本身就有在二十一世纪里跨入新纪元的潜力，跨入一个经济巨大繁荣成千上万人民过着美好生活的纪元。但这一希望的实

现要有那些寻求进步和那些不断将该地区陷入动荡和仇恨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角逐胜败来决定。

也许笼罩在我们这个地区最具悲剧性的狂热表现就是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所进行长达六年之久的残酷战争了。这场战争已使一百多万人丧生：这场战争又重新使用了被宣布为非法的战争手段，比如象毒气、化学武器和残酷对待俘虏；这场战争威胁航行自由和石油自由流动，因而伤害了整个世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交战双方政府尽管也作出了各种各样有关停战的声明，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真正寻求停止这场残酷屠杀的意愿。

另一个狂热表现形式及其带来的重大人力损失是黎巴嫩问题。这场悲剧的根源在于长期没有一个能够控制和调解交战各派的有效政府。黎巴嫩由于没有一个如此强大的中央政权，因而不能履行其作为政府的最为基本的义务——控制自己国家的领土，防范无法无天的现象出现，防范对本国公民和对邻国公民的恐怖活动。

这一无政府状态的首先受害者是黎巴嫩人自己。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内战中有十万以上的人丧生，自那以来，又有数以千计的人在宗派冲突中死亡。黎巴嫩政府对于该国家的任何地区都没有有效的管辖，对贝卡谷和由二万叙利亚军队占领的特黎波里，对舒夫山都没有管辖。这种情况就鼓励了整个黎巴嫩的枪枝、火箭和炸弹统治。

当然，该国南部地区也逃脱不出这种令人忧虑的局面。由巴解组织开始各个恐怖主义集团把南部地区作为向以色列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发动地。那些只望在叙利亚统治下能使黎巴嫩和平下来的人们是被全然蒙在鼓里。叙利亚控制黎巴嫩意味着叙利亚挑拨一方反对另一方，把黎巴嫩作为恐怖袭击以色列和世界范围内其它目标的基地。

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关注叙利亚以及伊朗的战略。我们以色列对黎巴嫩只有一个目的——保护以色列北部不受从黎巴嫩境内发动的袭击。这是自卫最简单的形式。我们不能让以色列公民为黎巴嫩不能控制自己领土而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

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捍卫自己的人民。 我们希望在黎巴嫩将会出现一个我们可以与一就永久安全安排达成协议的有效政府。 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同黎巴嫩任何真正关心在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防止恐怖的方面共同工作。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一直试图在使本地区实现稳定方面提供帮助。 该部队已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也遭受到痛苦的伤亡，包括最近一系列的屠杀进攻中遭受的损失。 我们向死者的家属及有关国家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然而，联黎部队能够和不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必须明确。 只有在共同致力于使共同边界保持平静的两国间发挥缓冲作用时，国际部队才是最有效的。 同以色列另外两条边境外的邻国不同，黎巴嫩的情况不是如此。 因此，同驻西奈的多国部队及驻戈兰高地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不同，联黎部队自建立以来并未能起到有效的缓冲作用。 决不能要求和平的维护者同恐怖主义者战斗。 这一作用必须由动乱地区的各国政府和人民来承担。 在我们为了捍卫自己北部边境而保持必要的安全安排的同时，我们将继续同联黎部队合作。

以色列以关注心情注视着我们这一地区更大的冲突：激进分子和非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保守政权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冲突，激进的宗教运动之间的冲突以及各独裁政权之间的冲突。 但是，在制止这一不幸和旷日持久的暴力行为方面，我们所能做的甚微。 我们所能采取行动的范围——也就是我们过去和将继续采取行动的范围——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争端这一有限的范围。

自以色列获得独立以来，我们就尽了一切努力来实现同邻国的和平。 对我们来说，和平是我们传统中一个自然和不可分割的部分。 犹太人民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人民，正在犹太人的古老——也是唯一——的家园致力于重建自己的民族生活。 以色列是受迫害者的避风港，在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犹太人，不论其背景如何，就感到是在家里。 我们只有在和平与安全的气氛中才能最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因此，我们珍视和平：我们为和平祈祷，我们教我们的儿童了解和平的祝福。 在经过几十年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战争之后，我们得以同一个阿拉伯邻国建立和平的桥梁使我们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作出了特殊的努力，以便扩大这一和平。在7月份，佩雷斯总理访问了摩洛哥，同哈桑国王进行了会谈。我们努力加强同埃及签订和平条约，并努力解决遗留的问题。我们希望将能很快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实质性的改善。这一改善本身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同其它阿拉伯国家建立和平的前景来说也具有更大的重要意义。

几天以前，我们庆祝了《戴维营协议》签署八周年。随着时日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协议是中东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些协议明确地证明，摆脱战争循环是有出路的，除了直接谈判之外别无选择。至今为止，这些协议依然是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实现和解与和平的唯一蓝图。所有撇开、取消或诋毁——戴维营协议——的企图都失败了。这些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无视所有各方的最低需要，因为它们不是扎根于所有有关各方都接受的可以实现的建议基础之上。

《戴维营协议》的三个签约国依然是所有关心中东和平的人们所注意的主要三方。这三方一道掌握着逐步实现和平的钥匙。随着对该协议作出的承诺，埃及在威望和地位上获得了提高。阿拉伯世界中许多曾一度攻击和抵制埃及的人现在正希望埃及在和平谈判中发挥领导作用。当然，人们也同样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美国对我们地区政治进程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在我们方面，以色列依然渴望和愿意毫不拖延地将和平进程向前推进。我们将与埃及签订的和平条约作为能够构成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办法的一系列条约的第一个。

那些害怕和平或正努力回避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人正试图通过召开国际会议的方法来取代直接的谈判，最终取代和平本身。请让我再次重申：经验表明，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直接谈判。替代此类谈判的方法只能使我们离和平更远。本地区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简单的真理。

以色列政府曾多次呼吁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直接同以色列举行和平谈判。我们

承认，一旦他决定对我们的呼吁作出反应，约旦会面临来自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巨大反对。然而，这一反对将不可能由于采取诸如召开国际会议一类的措施而减缓或平息。约旦最终将不得不决定与以色列和平的好处是否大于采取这一步骤所带来的危险和困难。但是，约旦必须认识到，它必须与以色列、而不是与一个国际机构实现和平。第一个显示出真正愿意采取行动实现和平的迹象是宣布准备直接同自己以前的对手接触。实现真正的和解没有其他的途径。

我们坚信，在本地区没有民主制度和自由是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只有民主制度能够对自由提出保证，给进步与和平带来希望和前景。我们相信，谁都不希望战争。我们相信，阿拉伯人民不希望战争。发动侵略战争的是那些不能代表本国人民意愿、未能反映人民理想的政府。因此，我们必须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东地区各国将会出现民主政府，因为，只有在这一天来到时，我们地区才会出现永久和平。为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呼吁所有关心中东和平的国家坚决支持约旦与以色列之间的举行直接谈判。我们呼吁这些国家宣布自己准备随时支持这一谈判，以此来表明自己支持与加强和平解决的意愿。除此之外，支持和平的人们应当采取行动，向约旦政府和人民提供所需要的各种援助和支持，以便能使他们开始执行将会随着和平条约得到执行而付诸实施的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和平带来的好处应当是迅速和值得效法的，并应能揭穿反对和平的人所说的谎言。

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扩散使我们地区——事实上是整个 世界——大受其害。这一恐怖主义造成的暴行是没有界线的。甚至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也遭受到这一种任意屠杀行为之害。最近对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人会堂的袭击只是犹太人举行宗教仪式场所遭到的一系列此类袭击中最新和造成伤亡最大的一次。但是，犹太人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同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分子达成了血腥的契约，同共同的敌人作战，以色列和犹太人只是这一敌人的一部分而已。这一敌人就是各民主国家。因此，消除这一威胁的战斗是所有文明和自由国家的战斗。

所谓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这个恐怖联盟的关键；它开创了在国际规模上进行劫持、轰炸、绑架和大屠杀的艺术。在一九八二年以前的十年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利用它在黎巴嫩的小国训练和武装来自五大洲从左派极端主义分子到新纳粹集团的恐怖主义集团。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都向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财政资助训练和武装，并给它们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

自从我们于一九八二年在黎巴嫩采取行动之后，巴解组织就分散成许多互相竞争的恐怖主义集团，其中大多数都成为为各种政府服务的雇佣军。它们自己的共同目标就是破坏任何致力于和平与稳定的尝试。它们建立的恐怖遗产鼓励了其它恐怖主义集团，其中许多被一种毫无理由的传播无政府混乱状态和恐怖的疯狂要求而鬼迷心窍。

人们谈论了许多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方式，但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恐怖主义分子认为它们可以不受惩罚地进行屠杀，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合法性并达到政治目标，恐怖主义将继续造成重大损失。绝不能让恐怖主义分子取得这些成功。绝不能对它们采取绥靖政策。绝不能“理解”它们。我们一定要永远谴责它们并坚决与它们作斗争。如果我们认真希望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我们就必须进行广泛和全面的运动，反对恐怖主义分子。

我们必须把恐怖主义组织的代表从致力与恐怖作斗争的国家中驱逐出去，首先从巴解组织作起。我们必须追捕恐怖主义杀人犯，让它们永远处于逃亡之中。但是无论我们对杀人犯本身采取何种措施都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找到根源，不找到支持和保护恐怖主义使之成为可能的政权，我们就不能成功地阻止恐怖潮流。我们必须孤立和惩罚那些恐怖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关闭它们的大使馆，驱逐它们的外交人员，削减与它们的贸易，如果它们坚持攻击我们，我们还应作出协调的军事反应。那些拒绝处理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问题的人们，不仅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帮助恐怖主义扩大。

去年在这个讲坛上，我谈到了中东国家面临的三个主要威胁：常规军备竞赛升

级，核武器的危险，和化学战争的严重问题。不幸的是，在减少这些威胁方面，没有作什么事情，至少所做的事很少。事实上，去年局势在某些方面更加恶化了。

最惹人注目的发展就是伊朗在与伊拉克的战争中增加使用化学武器。联合国已经调查了这个问题，安理会主席代表安理会成员国谴责了这一点。还有相当的事实证明中东的其它国家，其中最显著的是叙利亚，正在发展化学战争能力。

自由世界应该就这个问题集中信息，并采取一致措施，防止发展或获得化学和生物武器。我们不能在储存这些非人道武器的独裁者面前发抖，特别是既然这些政权竟然毫无犹豫地使用这些武器。

这个地区各国之间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谈判仍然没有开始，我们对此感到失望。我们坚决认为，在象中东这样的敏感地区，防止扩散的最有效和最可靠措施就是缔结一项通过自由和直接谈判达成的公约，建立无核武器区。

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与其它国家一道在一九四八年支持建立我们国家。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除罗马尼亚之外，所有东方集团国家都与我们断交，并在中东问题上采取了片面政策。当然我们欢迎任何真诚的尝试，改善我们和任何东欧国家的关系，并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今年以色列和苏联代表在将近二十年中头一次在赫尔辛基进行官方会晤。我们希望这是苏联对以色列政策上的一个积极改变信号。

如果不重新恢复外交关系，苏联对于苏联犹太人的政策不作重大改变，特别是阻止苏联犹太人行使返回以色列的基本权利的政策，那么就很难看出苏联能以任何方式对我们这个地区实现和平作出贡献。

以色列代表和世界领袖无数次地提到我们在苏联的犹太兄弟的处境命运，然而这种悲惨的苦难状况仍然继续。人们希望苏联新的领导人能够改善苏联犹太人的局势，但是，这种希望还没有实现。苏联犹太人的状况，尤其是那些希望到以色列来的人的状况正在进一步恶化。

在一个拥有一百多个民族使用一百多种语言的国家里犹太人是唯一在苏联得到官方承认但被否决有权保持文化遗产并传给下一代的唯一少数民族。它们被禁止学习它们的古老语言希伯来文。在整个苏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一所犹太人可以在那里学习它们的历史、文学和传统的犹太人学校。

近年来，苏联境内几十万犹太人要求和它们的家人在以色列团聚。但是苏联当局有效地阻止了犹太移民；今年头八个月只有不到五百名犹太人被允许离开苏联。几千人要求获得出境允许的要求一再遭到最站不住的理由的拒绝；作为对胆敢要求出境的惩罚，他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骚扰报复。在那些“被拒绝准许出境的人”中，有些因为是犹太教徒而遭受监禁，他们被由于捏造的指控而遭逮捕并长期关押在监狱中。他们遭受监禁的理由是清楚而令人痛心的：这是因为他们坚持移居到以色列的权利，和学习希伯来语保留犹太遗产的权利。

苏联对苏联犹太人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人权公约，而苏联是这个公约的签署国。这种做法完全违反赫尔辛基协议的文字和精神。所有打算与苏联就任何问题达成协议的人，都应仔细考虑苏联政府拒绝履行其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义务的这一情况。

我从这个讲坛上呼吁各国善意的政府和人民敦促苏联政府根据普遍得到接受的国际标准对待苏联犹太人。直到苏联境内的每一个犹太人都能被允许行使他的移民权利，直到犹太人能够自由地继续它们祖先的传统和信仰，我们以色列人才能安心。

另一个遭受围困的犹太社区是叙利亚的犹太人。他们遭受叙利亚政权的歧视限制政策。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居住地方。几百名年轻犹太妇女不能在犹太区内找到丈夫。叙利亚政府无情地拒绝允许他们出境，这样他们就不能与有共同信仰的人结婚和建立家庭。要求到国外去的犹太人必须把他们的家人作为活的人质以保证这些旅行者返回。所有这些都是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的又一例证，而叙利亚正是这个宣言的签署国。

我提到的问题，其中包括有关我们地区的那些问题，没有一个是不能解决的。只要有关政府怀着真正善意的愿望，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我们再次向我们阿拉伯邻国的领导人伸出和平之手。让我们结束交战状态和仇恨吧。让我们实现创造一个理解和和平共处的新时代的愿望吧。为了这一追求，我们将不遗余力，我们也不放弃这个努力将结出成果的希望。

许多人民由于饥饿和贫穷正在消瘦下去，它们生活在不给它们基本人权的压迫政权统治之下，他们是野蛮的暴力行为的牺牲品，他们的眼睛和心都向着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解救他们的苦难。他们注视着我们，注视着这个组织，希望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而仍然声称自己忠实于联合国的理想。我们有责任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在历史上的位置，现在就开始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也不要忘记我们为了一个更加美好和更加安全的事业的理想。

巴罗先生（伯利兹）：伯利兹代表团祝贺胡迈荣·拉希德·乔杜里先生全票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主席。主持由如此面目各异，操着截然不同的语言的各国政治家参加的审议，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然而，我们相信他的智慧、他的判断力以及他作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所取得的个人的成就，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取得协商一致。

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谨向刚刚卸任的主席，海梅·德皮涅斯先生表示我们的感谢，他干练地主持了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想对我们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讲几句感谢的话。的确，在他的任职期间，日益复杂的挑战困扰着联合国系统，但是他以与众不同的智谋和灵活多样的办法对付了这些挑战，这已经成为他为国际和平而不懈努力的工作的特点。

我们出席了历次联合国大会的会议，我们参加审议和决议的通过，我们从财政和人力物力上对联合国和它的机构作出了贡献，所有这些表明象伯利兹这样的国家是极为重视联合国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界性组织仍然是避免出现国际边缘

状况，或更糟的是，出现国际毁灭的最好的工具。

由于我们的国土小而带来的易受攻击的弱点，伯利兹一直关心生存问题。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特别容易受到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个环境对于中立地位来说变得越来越敌对了，但是联合国为了维护小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平与幸福，提供了一个进行积极磋商和采取一致行动的场所，还有其它一些地区性组织，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地区性组织从本质上是它们真正代表国际的组织的集体权威的补充，归根结底，联合国最有效地保证了在世界事物中弱肉强食的逻辑是不会占上风的。

就这点来说，今年六月在伯利兹召开的加勒比共同体外长会议表示了对不断侵害多元主义原则的现象的关注。它们重申对于发展中的小国，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的小国来说，多元化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关切地注意到走向单元化主义的倾向，这些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绕过联合国办事，退出联合国的一些机构以及减少对地区性组织的支持。

它们还指出，由于某些国家单方面地拒交分摊的预算，这个国际组织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威胁到了这些组织的完整性，它们呼吁所有国家全力支持多边进程。

自从起草《宪章》以来，国际生活的动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以后的年代里，小国的出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大家公认的特点。在这个有创新作用的宣言发表后已经过了整整四分之一的世纪，现在是重申主权平等的原则的时候了，这个原则曾经导致了宣言的诞生。这个重申应该在对联合国系统进行政治改革上体现出来，这个政治改革将使新独立的小国也应有尊严这样一个设想更有力地，更实际地具体化。

为加强联合国而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必须考虑到小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基本需要。小国不是以有限的旁观者的身份，而是以参加国际系统真正工作的平等身份来参与国际事务。因此，比如说，安理会的成员资格就不应该再是大国和强国的独占领地了，而必须反映国际现实不断变化的本质。弱国，无论大小，应该在易于

管理的轮流坐庄的基础上进入安理会，以便使所有国家都享受建设性地参与的好处，而不考虑其财力和军力大小。

当然，改革在不是单方面的，如果组成联合国会员国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劝说大国对使安理会变得更加平等的需要作出响应的话，第三世界国家也必须准备以克制和负责的态度在联合国大会行使它们的多数权。

特别是，我们这些属于不结盟国家的各国，面对超级大国和它们各自的世界观及联盟，应该利用我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公正地行动。但是看来我们的立场常常不是不结盟。我们需要整顿自己的队伍，重新回到一种一致地无选择地实行我们运动的原则的局面中来。联合国大会不应该是讨论枯燥无味的议事日程和通过一边倒的决议的讲坛，这个讲坛受到了看来是滥用多数权的冲击。

现在开始谈经济关系问题，就双边和多边安排来讲，这里也有一个给予小国更为平等的待遇的需要。

由于我们特殊的文化和历史，伯利兹作出了成熟的政治选择，我们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度作为最适合我们社会结构的工具，但是我们承认政治民主的脆弱性，特别是政治民主不伴随着经济民主的时候。因此，我国政府一直努力为我国人民带来物质繁荣，我们在刚过去的这一年里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理顺了财政，恢复了货币稳定，扼制了资本外流，妥善处理了债务还本付息的负担，开放了我国旅游资源的市场并实现了出口增加带动的经济增长。

然而我们的经济，就象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样，仍然处于依赖状态。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进行私人资本流动，并需要优惠条件的官方援助和非互惠性的优先进入国际市场。我们期待发达国家给予这些支援，我们与这些发达国家有着共同的传统和类似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我们也想通过它们能进入多边商业和金融机构。

当我们寻求与这些国家进行合作并希望得到它们的援助时，我们仍然警惕地捍卫着我们的政治独立与我们的尊严，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伯利兹希望实现我国自己的利益，并遵循由我们的具体情况和我们的哲学信念所决定的民主方向，然而又不依附于任何大国的意识形态。我们不是摩尼教信徒，而是要在不干涉和尊重各国人民自由决定其命运的权利的基础上处理我们和别国的关系。

由于我们所持的这一立场，我们对一些大国试图以自己的形象来改造弱小国家的做法感到关注，特别是因为，它们使用了增加援助的允诺或者减少援助的威胁这一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试图强迫别国接受它们的正统做法。

当然，所有这一切只是说明了经济依赖性中所固有的危险性，而对于这种经济依赖性，小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力解决的，而这种依赖性又导致并加剧了在外交、安全、文化、心理和智力方面的依赖性。由于大国和小国之间经济关系目前存在的不平等状况明显地影响了小国的主权，我们再次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因为这是实现这一平等的真正有效办法，而这种平等是我们所有各国的理想。

同样，不能采取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来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理论把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弊端都归咎于发达国家。仅仅要求富国向穷国转让资源，并严厉指责多国公司和世界上第一次的保护主义，并不能代替77国集团提出有创见性和现实的建议。这些建议应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自己能采取的以解放其经济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并集中在需要采取那些行动以纠正国际贸易中的不平衡现象，调整商品价格并鼓励技术转让。

我们以中美洲的一个发展中的加勒比国家的身份强调我们的主权和独立，同样

我们也强调有必要维护我们地区其他国家的主权和民族自决，特别是那些处在别国控制和威胁下的国家的主权和民族自决。

我国政府重申，它坚决支持孔塔多拉国家和援助集团为寻求谈判解决中美洲冲突而进行的不懈的努力。我们相信，对该区域有利益存在和影响的其他国家对中美洲的和平、安全与发展作出贡献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孔塔多拉进程作为解决冲突的最适宜办法。我们还要求该区域主要国家挫败一些试图利用局势以便在东—西方争夺全球优势的斗争中捞取好处的人的阴谋。

就伯利兹本身而言，我国政府愿意尽一切所能消除阻拦危地马拉政府承认伯利兹主权和领土不可违反性的障碍，以防止加剧区域紧张局势。

伯利兹对危地马拉恢复文人统治表示欢迎，这是我们两国人民恢复正常关系的前提。我们相信，进行直接谈判的条件现已存在，通过这种谈判将使双方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一问题影响了同样希望永久自由的两国人民的和睦关系的发展。

根据我们对民主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我们呼吁危地马拉新政府在未来与伯利兹进行谈判中采取更加灵活和现实的态度。这些谈判应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承认伯利兹的独立和伯利兹维护其目前和宪法上所规定的边界的权利，同时也关注到危地马拉所关心的合法的安全问题。

使我们感到振奋的是，现在正在进行努力以解决加勒比共同体中作为我们兄弟国家的主亚那和它在拉丁美洲的邻国委内瑞拉之间存在的问题。伯利兹与加勒比共同体站在一起，鼓励这两个国家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并继续协助联合国秘书长履行其日内瓦协议赋予的使命。

我们也注意到于去年12月卡塔赫纳对美洲国家组织的宪章所作的修改。这一修改考虑到当前的现实，承认半球一致性的原则，并为在1990年以前伯利兹和圭亚那成为该组织完全成员国提供了办法。我国政府借此机会向所有在修改宪章中起了主要作用的国家表示赞赏。它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表明，它们相信，作为主权国家的伯利兹在组成了美洲国家组织的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席位不能剥夺。

伯利兹代表团非常明确，伯利兹的内外问题以及该地区的问题都是与更大范围的影响到我们生存的全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都共同存在于一个互相依赖性越来越强的世界。

因此，面对南非大多数黑人的痛苦呐喊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们与别国一起要求结束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

种族隔离仍然是南非的国家政策，这是因为一些有权利影响变革的国家允许它这样做。所有国家都必须响应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全面制裁的要求，特别是那些在过去不愿采取坚决态度的国家和那些给南非毫无人性的种族主义者以经济上和财政上支援的国家。把现实政治置于解放被压迫人民事业之上的外交作法现在必须摒弃。

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世界舆论对此已经不再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了。联合国关注纳米比亚人民的困境已经40多年了，而在20年前联合国大会终止了南非对于这个不幸的国家的管辖。然而，由于得到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家的政策的支持，南非很容易地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理由，蔑视国际社会并奴役纳米比亚。

现在应是结束这种侮辱性做法的时候了。纳米比亚应获得独立，必须在本大会厅里为独立的纳米比亚代表团提供一席之地。

中东局势继续恶化，这使伯利兹感到严重关注。在国际大家庭中，没有一国必须向以色列那样进行勇敢和持久的斗争才能获得作为国家的权利。同样，以色列也应当赞赏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性。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核心。如果不承认巴勒斯坦建立家园的必要性，同时尊重以色列在其自己的领土内过着和平与安全生活的权利这一主要事实，阿拉伯和以色列将都不会获得胜利。

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一会议不应有任何先决条件，以避免在一开始就使会议陷于争吵和玩弄花招。恐怖主义足以点燃另一个中东战争，它对于会议的召开或成功都毫无帮助，因此我们赞扬摒弃并谴责恐怖主义的1985年11月11日开罗宣言。

阿富汗的局势对该区域的稳定包藏着危险的后果。数年多以来，在阿富汗被入侵之后，数百万阿富汗人已经逃离家园，忍受着侮辱、不人道和死亡。我国政府呼吁有关各方结束这一冲突。解决方法应当包括外国军队的撤出和确保对阿富汗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的尊重。

柬埔寨局势继续得到大会的注意。我们呼吁各方接受最近提出的分阶段撤出外国军队、停火和在监督下进行的所有人都能参加的选举的建议。不可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更可行的方法了，我们敦促越南对这一倡议做出响应，以显示出它对该区域和平的承诺。

伯利兹继续希望，分裂的朝鲜人民有一天能够统一起来。然而，这种统一需要南北朝鲜和直接有关的各方之间进行对话和谈判。很重要的事，应当用相互信任和民主和解来替代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和敌对。

在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不结盟国家之间也应当实现和平。它们的人民应当享受和平。黎巴嫩应当停止作为兄弟残杀和外部势力操纵的舞台。福克兰群岛居民和撒哈拉西部人民的自决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尽管我们的人道主义使我们渴望和平，世界仍然充满了区域冲突。核武器的扩散和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使和平更加渺茫。显然，国际社会的决大多数成员既不希望生产和拥有核武器，也没有能力这样做。然而，我们的生存受到了这些武器的扩散的普遍威胁。尽管人们普遍接受无核区的原则，使小国获得了一些安慰，国际社会在有关大国同意新的全球安全概念，放弃使用核武器之前不能罢休。

除了决定性的核大战的可能性以及常规冲突的扩散，世界和平还面临着第三种威胁：生产和贩运危险的毒品，其破坏力相当于战争。伯利兹赞扬所有旨在在产品源地、运输过程中和目的地消除毒品的努力。生产、贩运和滥用毒品的问题已经达到了严重的程度，要求发展中国家把社会和经济支援的相应部分投入这一工作，以便控制毒品的有害影响。当然，我们伯利兹已经加强了本国的立法，利用法院和执法机构的权利，开始了一些项目，旨在防止滥用毒品，戒毒和取消生产。

只有通过生产国、过境国家和消费国采取的一致的区域和国际行动才能最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伯利兹重申，我国致力于在所有努力中进行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以便对我们社会、安全和理智的这一威胁制定和作出协条的反应。

国际稳定要求尊重世界秩序、尊重基本的惯例和伦理。联合国系统、大会的审议都加强了这一秩序，使这些规则生效。由于我们来到这里而解决的每一个问题、防止的每一次冲突和拯救的每一条生命都证明，不管联合国怎样不完善，我们的组织还是可行的。全世界决不要忘记，联合国系统的理想、惯例和《宪章》是防止霍布斯前景成为国际事务的中心现实的坚强的堡垒。

下午1点05分散会。